

裸像

李超起

● ● ● ●
裸像
欲望码头
巴巴情话
罗家裴咏叹调



四川文艺
出版社

李起超

裸像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成都



责任编辑：陈 红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裸 像

作者 李起超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11月第一版 开本787×960 1/32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375

印数 1-1,360册 字数181千

书号：ISBN-7-5411-0492-2/I·455

定价：3.30元

序

骆宾基

我和作者原不相识，却有段短短历史的神交。

时在1983年，我从重庆出版的大型文艺刊物《红岩》上读到他的《巴巴垌情话》，开始知道远在西南地区有这样一个出手不凡的新战友列身于我们当代新现实主义的队伍里来了！

在《巴巴垌情话》中，作者反映了西南山区一个牧鸭者的山涧溪水般流动的放牧生活，不但闪耀着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转折期所特有的时代色泽，且在一种偶遇的爱情姻缘中，为我们塑造了富有西南少数民族风采的一个临近河流的村寨的少女形象。这个少女竟然挟着布包，沿顺那条牧鸭者来自的河流而上溯，终于在上游找到为她所倾心的牧鸭青年栖息的山村了。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那么虽然当时她所投奔的知心人儿不在屋，她却在邻人打开门锁，被带到那个单身汉独自过活的茅屋之后，就

俨然以新主妇的姿态，清除打扫，整顿起这个即将改变她的生活命运的新居来了！在她的风度、气质上，有种为西南川贵山村的少女所有的朴实、健捷的地域性韵致，同时又显出了为她个人属性所有的爽朗中带着强悍的果断色彩。环境与人物是相谐相融的。

如果这是一个语文教师的处女作，那么可以看出其未来必然会新现实主义天宇里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这是我读后的想法。为什么以为作者是语文教师呢？因为从作品里感到作者的文字修养，是有着自己深厚功底的，而且我想，只有山村的语文教师才会有这样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见闻和体验。

自然，虽说作者在表现客观社会生活上，有着来自生活实践的表现力，在环境与人物的典型性方面达到鱼水般谐美，但在塑造客观人物的典型性所选择的情节方面，又显出结构上的斧凿痕迹，也就是说显露出作者主观要求的题旨与作者所表现的客观人物之间不是“天衣无缝”的，虽然他是细微、并不显眼的“裂痕”！这就是我在“致李起超”一信中所指出来的，如“矿石的发现，在结构上是异峰突起，但与主要的放鸭情节有断痕，且属偶然。自然学方面的因素又掩盖了社会学方面的时代色泽。”当然，这或是“求全”，“求疵”的苛论了！

二

1985年初，由于为友人筹划办一个文学刊物，于是在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陈祖芬、湛容等诸在北京的当代作家之外，又想到黑龙江的女诗人刘畅园，吉林延边的《五峰楼奇闻》作者陈景河……西南地区就是《乡场上》的作者何士光与本小说集的作者李起超了！

我的约稿信是寄重庆《红岩》编辑部转的，却不想收到的作者回信是来自贵阳的《山花》编辑部，原来作者不在四川，也不是山区的语文教师，不怪《巴巴坳情话》中的那个少女，有种苗族姑娘的山野属性了！于是我们开始通信，作者两个月后给我寄来特约稿《欲望码头》。

三

这是一部中篇散文体小说。

作者对无极河两岸的山山水水、村镇、码头和运货机船上的水手们一样，是怀着心魂相牵的深情，熟悉而热爱着的，但含而不露的却是在默默地赞美着“无极河上的水手”。

在形式上，它与《巴巴坳情话》的严谨笔风不

同，仿佛是随手而写，漫不经意，而畅然似水流。这是为作者所要表现的，运货机动船上那些常年累月来往于无极河上下游的水手们的生活所决定的。他们都是些随随便便，各自有各自心愿、各自兴趣的人，全不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那么紧张地与自然界的大风、海浪相拚搏、与猎获物相拚搏，最后与追随着血水而来的鲨鱼群相拚搏，不使读者那么激奋也不那么为搏斗者命运揪心，因为他们是在内河的航运船上，除了险滩，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使那些习惯于无极河航行的水手们值得注意的。相比之下，只有这条运货机动船上的唯一的搭客、大副的亲属——一个美术专科学校的青年，沿路是以新奇的眼光，流览沿岸的山村、林木、晨雾与暮霭之间的秀色，因而显得那些各自有各自心所向往的村镇、码头、酒馆、茶肆的水手们的情感有些陈旧了！船上的杂活儿，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甚至于很少人知道船上载运的是什么，因为都堆积在那里搭着苫布，似乎谁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到达靠岸的码头，而且也只有码头所在的集市上，坐在酒馆里喝两盅时，才显出兴奋气息。自然在作者笔下的环境与人物仍是鱼水般的谐美。信手写来，可以看出沿途村镇虽透露着农村经济生活已趋复苏的活跃气氛，但茶馆里说唱的却仍是古老相传的旧书目，仿佛农村经济的承包

责任制的新风从北京吹到这无极河两岸，已经是力微声弱了，是北京距离这里过于遥远了么？还是作者对于无极河两岸变化速度之缓慢怀着深情的感叹？这就使人不禁想起契诃夫的《草原》来了！在契诃夫笔下，是通过第一次远离自己家乡、村庄、邻舍、父母而随着——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贩羊毛的一个大胡子神甫去草原另一端的遥远的城市，准备作“寄宿生”的中学少年描写出其背乡离井的情怀，以新奇的眼光，流览俄罗斯大草原的无边无际的又单调又辽阔的云天与草地相接的场景，以及夜间在篝火傍倾听大胡子神甫与运载羊毛的车夫的谈话。由于契诃夫选择的是一个远离家乡准备到陌生城市的亲戚家寄宿的中学生，自然这种别乡而又新奇的草原旅途生活给他的感受就相应的深厚而感人。《欲望码头》由于是选择了一个搭货船的大副的亲属，——一个美术专科学校的青年，虽说在航行旅途中同样怀着新鲜感来享受沿途的山光水色，在读者眼前通过这个未来的画家的目光展开了祖国西南贵州山区大自然的画卷，但在情感的深度上，一是少了一层离乡背井的愁怀，二是年龄阅历又有了青年与少年的差异，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的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当然就全然不同了！而作者随意到漫不经心般的笔风却又有相似之处。尽管在契诃夫笔下是一幅彩色录像般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

纪初的俄罗斯草原旅途的社会生活，是择选了搭乘神父贩羊毛农车的离乡少年为主人公，而《欲望码头》是选择的主人公作为度假旅行的大学生搭乘的是机动运货船，展现的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西南山区的航行生活，笔力也有深浅之别，但在主题结构上，由于这条内河的运货船，在险滩上遭到不测而在抢险当中水手们发现了原来在苫布掩盖下装载的是大批的为农村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化肥，于是像乌黑的夜晚，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在夜色蔽障下的原野、河流、草垛、村庄，乌黑的卧牛石和与它们相依傍的阔叶芭蕉、高竿修竹一样，瞬间照亮了水手们的珠玉一般闪光的心魂，他们都感到肩上所负的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致富脱贫的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一个偏僻角落的经济复苏的。原本是例行公事般、懒懒散散的无极河的水手们，顿然振奋起来竭尽全力投入排险抢救物资了！作者在这里显示了自己的才华，既没有慷慨的辞令，也不作脱离客观真实的歌颂，但在通过客观社会生活的再现的抢险过程中，完成了作者主观意识的要求，也就是艺术题目的要求而产生了它应有的社会效果，显示了无极河的水手们的属于社会主义的热望现代化改变落后农村经济的集体主义精神。

在这里，体现了作者主观的理性要求与作者感性的反映客观世界的艺术结构的统一性，完整而相

融为一体的谐美。这是《欲望码头》墨色虽还淡，但在结构与题旨方面又胜于《草原》处，自然也是胜于《巴巴垻情话》之处了！虽然在用墨上同样还有弱于《草原》的地方，都显示了作者未来的光辉前程。

四

通过这两篇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在题旨结构上的大跨步的跃进态式。这是为满足于自我才华的发挥而忽视客观典型社会生活的作者所不及的！因为前者注意的是艺术价值所标志的社会效果，而后者或偏重于自我情绪的随意发挥，忽视理性的题旨结构，或是等而下之仅仅偏重于市场的价值，偏重于情欲而否认什么“理想”、什么“作家的历史使命”。

因而在这两篇作品上所体现的文学创作的当代倾向方面在当前是珍贵的！是为序。

这篇《欲望码头》因为我协助友人筹划的刊物由于内外种种因素停办，致使它未能早日与读者见面，又是很遗憾的。是为本序的附记！

1986年12月21日

目 录

序.....	骆宾基1
裸像.....	1
欲望码头.....	90
巴巴塲情话.....	172
罗家斐咏叹调.....	302

裸 像

序 幕

雕塑家早死了。

雕塑品却一时半会还死不掉。

血肉之躯总比泥塑木雕朽烂得快。

写戏的朋友常常说：狗咬人，不是戏；人咬狗，哈，那就是戏了。

这话完全可以当作格言来引用。

就说这位雕塑家吧，他平生遇见的尽些“狗咬人”的事，简直就别想找出一点戏来。

他这一辈子就做过这么一件作品，平生受到的赞颂和侮辱也都是这件作品带来的。称赞夸奖的文章几乎发了整整一大版，时隔不到一年，又前前后后发了八大版咒骂和剿灭的文章。这一版和八版上的文章，没有一篇写得不漂亮、雄辩，文采也好得叫人转世投胎了也忘不掉，以致雕塑家受到称赞的时候，当真也认为自己了不得，中国的雕塑史都要重新改写了；而当他受到诅咒和鞭笞的时候，

他又当真地认为自己要背叛祖国，践踏艺术，犯下了滔天大罪，陷入了深深的忏悔和自责之中。

总之，他不像那些浑身是戏的人物，在他的欢乐中既无高尚可寻，在他的痛苦中也找不到任何美好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那欢乐和痛苦就不值得玩味了，你说是不是呢？

后来，他就死了。

死得也没戏。如果是受了许多酷刑和私刑，被批斗死的也好，那就很悲惨；要不，身陷图圉却壮心不已、心在艺术不忘雕塑也行，那就很悲壮。不是的，他死得既不悲惨，又不悲壮。

先头，对他的褒奖是错了，后来，对他的批判似乎也错了，于是，他就神志恍惚起来，有一天，走在街上，被一辆自行车迎面撞倒了，就再也没有爬起来过。天哪，竟然是一辆普普通通的自行车就要了他的命！真是要多糟就有多糟。如果当时是辆汽车或者火车，那至少也要壮观些呀！

其实，雕塑家自己认为，在这之前自己就早已死了，所以，也不觉着这种死法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那年，他还不到四十，死得还不是德高望重的年纪，既无子嗣，又无双亲，他的死并不特别让人受不了。除了那几张报纸，他也没什么需要平反和昭雪的东西。而那几张报纸代表的荣也好，辱也罢，

不但对于死者，即使对于活着的人，都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它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早已落满了灰尘。说也是的，即使是曾使整个欧洲都战抖的拿破仑又如何呢？人们现在说起他来不也很平静吗？所以，追悼会一开过，人们很快也就忘记了这位雕塑家和他的作品。因为那并不是一座纪念碑，立在人们能经常看到的大街或广场的中央。

说到一件雕塑作品，你就更别指望在它身上找到什么戏。雕塑家创造它的时候，早就把它凝固在一个永恒的瞬间上——不是永恒的悲哀，就是永恒的激奋。不像上帝捏弄出来的人，有各种面孔，有七情六欲，会造出点什么乱子，或搞出点什么鬼把戏。

可是呢，人也真还有咬狗的时候。说起来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这件雕塑偏偏不像它的主人那样甘于寂寞。世界忘得了它，它可忘不了这个世界。有一天它忽然异想天开，非要到这世间上走一走，东张西望一番，于是，也就演出了这些或真或假，似悲似喜的活剧来……

第一场景：山野

这一天，罗二爸起了个早，在门背后摸出一把锄头来，心里有些惴惴不安的。眼皮在跳，先是左

边，接着又是右边。他知道，要出事，今天要出事。他活了五十几年，没有眼皮跳不出事的，这灵验得很，就跟女人肚皮大了要下崽一样，挡也挡不住的。

他家屋后那蓬竹子开了花。这还是对门坡上的王狗儿上山挖药时发现的。他惊诧地说：“呀，罗二爸，你家竹子开花了！”

在这些深山老箐的僻远地方，竹子开花可不寻常，是凶兆。有些人活了一辈子也没见到过。罗二爸仰头一看，脸都黑了。自家的竹子开了花，自己竟然没看到。

也难怪，这些日子罗二爸是有点神不守舍，终日愁眉苦脸地咂着他那根五尺长的烟杆，似乎要从烟杆里咂出个什么主意来。今年的日子不好过。天干了三个月，他家承包的那片地里的庄稼全完了。早晨冷浸浸的，露水很重。鸡在远一声近一声地啼着，声音颤颤的。罗二爸抬眼看看开了花的竹子，朝地上吐了三泡口水，口里喃喃着，像在念什么咒。他举起了锄头，要把这蓬竹子连根刨了。

罗二爸才挖了几锄头，身子还没热过来，就觉得地下有些异样。他弓着腰，伸出手拎着根断了的竹鞭用力一抖，一大坨湿泥巴便跟着被拽了出来。他眼前有什么一闪，便定定神，眯缝着眼睛注意着

那个刚刚现出来的黑洞洞。

他心里先是一喜。但马上他就惊呆了，瞠目结舌的，出气都不匀了。

什么？手！那窟窿里有一只手！灰白色的，从黑褐色的泥土中伸了出来。开头，罗二爸还以为那是尸体腐烂后遗下的一根白骨。后来他看清了，不，那不是白骨，确确实实那是一只手，颜色也不是灰白，而是赤赭的，肌肉丰满，血管隆起，像他这个庄稼人的手一样又结实又粗糙。这使他更其疑惧而恐慌了。

他赶快挥起锄头，要把泥土回填进去。一坨硬硬的泥块碰在那手上，当的一声。声音好奇怪，当——！罗二爸不由得停了下来，慢慢地蹲下身子，瞪瞪地看了那手一会。终于他决定要伸手去摸那东西一下。太奇怪了，当！

他犹犹豫豫地伸出手去，眼看要触碰着那东西的指头了，他的手突地往下一沉，老虎钳般地握住了那东西的手腕子。罗二爸的模样是木讷的，但他也有他的狡黠。他不会让一个死人青天白日里把一个活人拉进土里去。没有这点智慧，他还能在这世上活过五十几年？

一股令人颤栗的冰凉。他暗暗用力，扣紧他那青柄疙兜似的指头，还用那黑黑的指甲掐了一下。他更其惶惑而错愕了。这不是人的有血有肉的手，

也不是一个死尸的僵硬的手。这是一块石头，虽然它分明是一只手。

罗二爸怎么也不明白了。

他怔忡地又把那东西呆呆地看了一会，似乎想要弄明白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握住那东西，摇动了一下，下边似乎还有什么。埋得很深。

他开始用手往外刨泥巴，机械般地动作着，不急也不慢，就像在他自己的地里刨红薯一样，心里还一边在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怎么一回事呢？嗜，怎么……

看来，他是再也不会弄明白的了。因为那东西最后全都刨了出来，竟然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石头雕的人。怎么会是个石头人呢？用石头雕成人来做啥呢？好端端地又为啥埋到了这深山野地里来了呢？真是越想越明白不了。

先头的悸惧是没有了，隐隐约约地却有了一点失望。这失望之所以还不至于使他像遭霜打过了的一样，只是因为他想起那件已经很久远的往事时，这石头人已经全刨了出来。

对门坡上那个王狗儿，他爹早年间帮人家从四川往贵州背盐巴，做了大半辈子下苦力的盐巴客，穷得像河坎里的鹅卵石一样光溜溜的。有一天，不知从哪家跑来一只猪，在他家屋后一棵苦楝子树下拱了一个洞，他把猪赶跑了，发现洞里有个黑黝黝